

# 誓守台南的劉永福（六）

蔣君章

越戰既在大勝利中謀和，馮子材軍與岑毓英軍，都遵朝命，退入國境，黑旗軍將如何？這是一個大問題。照理，劉永福既膺清政府命，簡放為記名提督，黑旗軍也是國軍的一部分，當然，也應該撤入國境。惟各地越人，聞永福將率黑旗軍返國，都非常驚恐，紛紛要求岑毓英轉奏清廷，留永福駐越，越人見岑毓英時，直呼其名，可見恨岑甚深。原來岑毓英在遵旨撤兵之際，令永福率部先回頗關，他還辦一些事。他所辦之事，即懷疑三圻之敗，係越官與法相通之故，乃派人前往安平，把越南退往安平的三圻巡撫下和知縣及客民（按即客家人）多人，悉數捕獲，客民當即被殺，巡撫、知縣將攜回國，依法懲辦。岑辦了此事後，即往保勝。永福知道了這件事，特往見之，諫曰：「三圻失陷，乃勢力不敵，非巡撫反勾暗約所致。」岑答稱：「此事已奏了聖上，奉旨要辦之人了。」永福駁之曰：「宮保要奏，有何不准之理？皇上以宮保為耳目，宮保之是則是，宮保之非則非矣。但三圻巡撫，歷來效忠國家，

並非奸臣賣國行為，懇求釋放，感恩不淺。」但岑毓英終以聖旨為推諉，不准所請；並且因此也懷疑永福，有加害之意，連永福替他準備的行轅都不肯入駐，直過保勝，逕回河口。

越戰和議既成，清廷以聖旨傳令撤軍，北洋大臣李鴻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，都分電務遵和約，撤出越南，包括黑旗軍在內。岑毓英、張之洞等亦令黑旗軍回國。法軍對永福是否撤退回國？最為關切，特於和約中提出要黑旗軍退出保勝，法軍始自澎湖撤退。永福一連接到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一日的上諭，初三日的上諭，十八日上諭，都是要他撤退回國的。其三月十八日上諭由兩廣總督張之洞轉來，甚至說：

「本日奉旨，李鴻章電奏：法定一月內退澎湖，如劉永福不退保勝，澎湖亦將遲退。現在詳約將定，中外交涉，首重信義，劉永福亟應如期撤回，著岑毓英、張之洞懷遵十八日電旨，嚴催該提督，即率所部，迅回雲界，再赴思欽，不准稍有遲延，致令藉口。其起程抵雲日期，仍速電聞。」

張之洞並在轉達清旨之後，加上如下的詞句：

「法以澎湖為質，劉一日不離越，中國海防一日不能結局，斷無稽延之策，即令薇卿（唐景崧字）恭錄此旨，並加切函，囑以禍福，速派妥弁，兼程飛遞劉提。」

由此，可知張之洞這個電文，是由唐景崧轉交給永福的。他們都不知道唐劉之間已意見相左甚深的內情。李鴻章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仍恐永福不肯撤回國內，復於四月三十日、五月十八日，致電張之洞、岑毓英，勒令劉永福率軍回國，中有一倘再遲延，致干朝廷，貴提督以後更多窒礙，本部堂業經迭次函檄，剴切宣諭，籌備一切。惟保勝密迤滇疆，粵省鞭長莫及，應請岑部堂就近籌措周妥，俾得早日成行」之語。張之洞並派孫委員鴻勳入越，面加敦促。

我們從上述的函電來看，可知越人要永福留駐，永福似頗有不欲離越之意，及朝旨壓下，疆臣函電交催，永福亦深知留越為不可能之事，乃向張之洞陳明其意旨，略云：

「月之廿日，在館司行營，接見孫委員鴻勳，……月之十八日、二十日兩奉鈞諭，……不敢不遵。竊思永福自到越二十餘年，無日不在邊防剿辦，其陣亡員弁勇丁，遺落孤兒寡婦，千有餘家。現在行營用力士卒三千餘人，均有家室，待哺嗷嗷，殊難悉數。數十年按給米食，以資飽騰。當今奉調回粵，應即遵照，但無位置，尚屬艱難；且此中千餘家之孤兒寡婦，以及數千之家室，若無安置。伏思二十餘年風雨與共，甘苦同嘗，若置之不聞，誠恐扣馬相從；若棄之他鄉，有不忍親其艱苦景況。擬留選用劉成良，係永福之子，仍居保勝，妥顧此孤兒寡婦，以慰忠魂。永福素性庸愚，毫無知識，百般艱難之處，筆難盡述，敬托孫委員代稟一切，仰懇逾格栽培。再永福所部員弁丁勇，連年血戰，雖戮力外藩，實欲揚名中國。自去年開拔以來，存者無升遷之賞，歿者無贈卹之榮，所有出力人員，難免無怨望，應否開單請獎？未便擅行。……手扎謹陳六事，行候鈞裁，訓示遵行：一、保勝宜派人防守也；保勝山險瘴甚，華人不宜，法人更不宜。永福已奉旨他徙，擬擢子弟為官，糾集土人，據險而守，足固雲南門戶，梗法內窺，法亦無辭與朝廷詰難。一、舊部不忍相離也。永福與法拒戰二十餘年，所部兵卒，皆百戰之餘，現在三千多衆，此輩與永福恩信交孚，生死不離，均行偕行，以備有用。一、求妥為籌謀也：永福素未讀書，但知戰事，

所有一切因應事宜，諸多未諳，而百般苦詣，均難上達，尤屬處處齟齬，懇為設法周全，庶免隕越。一、求賞發關防也：永福現用關防，乃係越王所頒，今將往本朝，應由恩帥賞發，以資辦公而昭信守。一、求妥為安置也：永福與法，仇如山海，勢不兩立，自奉調安插以後，如有奸徒生釁，則與永福無涉。一、須核奪遷徙也：永福守踞保勝二十餘年，鎗炮、火藥、炮船、輜重等項甚多，保勝亟當留人守禦，其火炮、炮船、一切粗重等項，自應暫留保勝應用；如不留守，則求委員商會，陸續撤運淨盡，未便遣以資敵。

### 劉永福義救岑毓英

由此可知永福之遲遲撤離保勝，自有其國防軍事上的理由和黑旗軍本身的困難。我們必須注意馮子材岑毓英等部隊，自外而來，撤離乃至為簡單，而永福所部已在保勝生根，善後問題之嚴重，初非袞袞諸公所能憶及。張之洞有愛才與獎掖之名，故永福向張詳陳，若岑毓英，永福已深知其猜嫌之深，不宜吐此肺腑之言。張之洞對於永福的六點請求，除加以慰勉外，並逐一作具體的答覆：

「一、該軍舊部勁旅，自應率領回來；惟左育戰後，聞部眾或經裁汰，或已離散，此次貴提督入關，准帶二千人，但必須精銳慣戰之士，如舊部不敷此數，只帶千人尤善……俟貴提督入關後，仍准添募精銳，足

成全軍，當令統帶五營，每人五百人，以資力餉械，均由粵給，內地無籍遊勇太多，只可聽其在彼，各自謀生。……一、家屬孤寡多家，患難相依，歷年仰給，此次內徙，自難忽然，准賞給銀二萬兩，以為安置家屬之資。但保勝距粵太遠，或量予偕行，或安置越地，令謀生理，斷不必全行攜帶入關。……一、貴提督之子通判劉成良留越一節，諸多不便，……務即率領該通判暨貴提督親丁眷屬，一同入關。一、貴提督所部將士，歷年征則法匪，出力傷亡各員弁兵勇，自應給與獎卹，以昭激勸，現經奏准，由本部堂具奏，請予獎卹，俟貴提督到粵後，可開單稟，即當代為奏懇聖恩。一、保勝地險瘴毒，實為本部堂所深知；惟此時中朝已許法人由越至滇境通商，貴提督已經內徙，貴提督只可置之不論。……一、貴提督起家軍旅，不諳因應實情，本部堂自能深察，諸子周全。一、所請發給關防一顆，自應准行，……並刊發福軍管帶中、左、右、前、後各營管官關防，一併存在龍州。一、貴提與法仇衅素深，此時已授中朝之職，移屯內地，……若貴提督恪遵節制，彼族自無從藉口。一、本部堂現經購辦上等後膛洋鎗洋砲甚多，其餘軍械鉛藥，尤屬饒裕；該軍來粵，自當發給上等利器……保勝所存笨重砲械等物，千萬不必帶來。……一、貴提督所需餉項及安置部眾家屬各費，現已電咨岑督部堂，將收存該軍餉項三萬兩，全行發

給，以咨目前應用，貴提督即可安排起程。龍州轉運局尚存有該軍餉銀三萬五千兩，專待東來，至去年到今餉項，已領若干，應補領若干，只可俟到粵再為核算，應給者必當補給。……一、越民久苦殘虐，此次滇、桂官軍既已凱撤，貴提督又復內徙，法人必致逞兵荼毒。越人請留該軍，以資保衛，自係實在情形。本部曾經奏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約禁法僑，令其勿得妄殺……越官民能否自行捍衛，只可聽之越人之自計而已。……」

張之洞的答覆，比劉永福的六點要求，還要詳盡，固然有愛才之意，但是尤其重要的還是在執行清政府的政策，急於要讓黑旗軍回國。隨後又派孫鴻勳、馬宗駿、陳文瑞等兼程入越，協助永福撤回；同時雲貴總督岑毓英、欽差大臣彭玉麟，也相繼催促黑旗軍返國，真可以說是公書不絕於道，說來說去只有一句話，就是要永福率部立即撤離越南。在這樣情況下，永福自然不能不撤出越南了。

永福返國，遲遲其行，他自己已經說出的因素，我們歸納起來，略有下列數點：其一，是不忍拒絕越北居民的懇切挽留，他們久在匪患之下，過着痛苦生活，此後又將加上法人的殘暴統治，苦上加苦，永福向以解除越民痛苦為己任，對他們的要求，自然樂於接受；其二，永福在越，為越政府出力打仗，出死入生，建立汗馬功勞甚多，但皆為黃佐炎所抑或虛冒，故對政府官員之公正，已失信心；和岑毓英共事，對中國的封疆

大吏，有烏鴉一般黑的感覺；其三，在越北，他自憑實力，可以生存，回國以後，外無奧援，區區力量，又不足以自衛，因而產生無以自存的恐懼心；其四，部下及其家屬之安頓，的確使他徬徨無措，痛苦不堪。他對張之洞的六點要求之一，「妥為籌謀」便已道盡他內心的懼意。但是情勢所迫，已無法再行逗留，乃決計入關。越民間此消息，又紛紛遮留，永福乃作臨別贈言：「此係祖國大皇帝九次上諭催促，不可逆命……我去之後，爾等亦當投順老番，不可逆他，因爾們之勢力，已無人可以對敵了。……但不可從教，爾等時候，我入關三年，去到天朝，察看如何？如果三年並無什麼消息，彼時從教與不從教，乃可任便行之。但老番來，爾們備辦牛酒等禮送之，爾等各長見之。但已剃頭者（岑毓英部在越，曾強迫越民剃髮），切不可去。……」時岑毓英亦派差弁，督促永福入關，越人恨毓英，將起兵攻之。永福在在解釋阻止，又扼制了一場禍事。

### 祖宗三代俱封一品

永福擲播既定，向岑毓英陳明起程日期，岑授以木質臨時關防「統領福字營記名提督之印」，作為指揮部隊之用，清政府又重申前令：「劉永福着以提督記名，并賞戴花翎」，永福至此，真的是清政府的記名提督了。光緒十一年六月，永福挑選了三千精壯，開始入關，所攜笨重行李，尚值銀十餘萬兩，由岑毓英派員接管，代移廣東，七月初旬，到南西，九月下旬至百隘，水道

大漲，乃乘右江小船下駛，行至百色，又獲岑毓英轉到清政府的上諭，今將在越出力人員，開單請賞，賞永福依博德恩巴圖魯名號，其祖宗三代，均封一品。

十月初旬，永福至南寧，張之洞在粵倡義捐得四萬，撥給永福勞軍。孫鴻勳一路隨行，與永福時生齟齬，密稟張之洞，以此人野心未改，不可令帶如此多的部隊，要張之洞嚴限部隊人數不得超過一千人，張從之，乃令永福帶千人及親兵二百人入粵，其餘發餉一個月遣散。永福請多留親兵二百人，自己出餉，張亦從之，故入粵黑旗軍只有一千四百人。永福至南寧後，順道返家，探望親族，安頓家屬，十二月初始拔隊入粵。黑旗軍威名素著，此次屢奉上諭而返國，沿途居民爭觀黑旗軍之風采，一路備受歡迎，永福真是衣錦榮歸了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黑旗軍至廣東省城，張之洞即以軍服全部交付，所部暫駐燕塘，張之洞已將營房完全建築好了。張之洞接見永福，永福詢問雲南有無匯款？張答無。原來這批行李，都落入岑毓英部的腰包了。是年十二月，奉命任南澳鎮總兵，裁去二百人，故永福移駐南澳時，只有兩營共一千人。但仍分作五營，每營僅二百人。十三年五月，調任碭石鎮總兵。八月，奉清太后與帝召見，與水師提督方耀入京，見光緒帝三次，廣東著名京官李文田特別約談，李問對各王公送禮事，永福答稱：「不過三千金，不及方公之多。」

李謂：「論聲名方遜公，不如且遠甚；論

送禮公遜方，不如又遠甚也。」據永福所知，方此次入京，禮金達數十萬，清政府貴族之貪瀆如此，清政府安得不亡，中國安得不弱！十月出京，十二月還省，十四年正月回碭石任。八月，請假省墓，九月至賓州，合家團敘。十一月由博白往欽州，由於馮子材曾兩次函邀永福在欽州成家立業，永福感之，乃移居於欽。十六年三月，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，繼其後者為李瀚章，令永福回南澳總兵本任。自此至中日戰起，永福均在南澳，所部雖稱五、六營，實僅千餘人耳。南澳一帶，本多海盜，自永福駐防後，地方清靜，造福不少。

### 黑旗軍跨海援台灣

關於劉永福援台及誓守台南的經過，清史劉永福傳，有下列一段概要的敘述，可以先行窺知其大概的情形。劉永福傳說。

「二十年（光緒），中日衅起，命守台灣，增募兵，仍號黑旗。景崧署巡撫，徙其軍駐台南。及台北陷，景崧走。台民以總統印綬上永福，永福不受，仍稱幫辦。日艦駛入安平口，擊沉之。攻新竹，相持月餘，兵疲糧絕。永福使使如廈門告急，並電綠海督撫乞助餉，無應者。而台南土寇為內間，引日軍深入，破新化，陷雲林，掇苗栗，轟嘉義，孤城隨廢，永福猶死守，勸其去，峻拒之。日軍迫攻城，城陷，永福亡匿德輪，日軍大搜不獲。內渡後，詔仍守欽州境。卒於家。」（清史卷四百六十四）

這段文字，寥寥二百字，把永福守台經過，便算交待竣事，殊嫌簡略，而且其中曲折甚多，都被刪去，而且尚多錯誤，讀者當以未窺全豹為憾，本文特予詳為敘述，以見黑旗將軍之風格及其守台苦戰之史實。

劉永福是光緒二十年來台的，清史列傳所言無誤。但是他那一個月到台灣的？按是年七月，永福尚在南澳，大約就在七月初，清政府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請，下諭旨，調永福入台，諭旨是這樣說的：

「南澳鎮總兵劉永福着譚鍾麟飭令，酌帶兵勇，前往台灣，隨同邵友濂辦理防務。」

這一上諭，是由譚鍾麟轉發的，譚鍾麟就是後來的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譚延闓的父親，其時任浙閩總督，是清光緒年間的名臣，所謂譚制軍者便是。台灣是福建省的一個道，其防務是在譚制軍的管轄範圍，故清政府令譚鍾麟調遣黑旗軍，但在行政體制上，其時的黑旗軍是受兩廣總督節制的。永福奉旨後，即以駐防於廣州附近的燕塘三個營及南澳的部隊，汰弱補新，共足四營，並令其子劉成良另募兩營，即由成良統之。這兩個營，也許就是台灣史上所稱增募的兩營；但是據劉永福歷史草，這兩營是隨永福俱來，以後並無募募之事。歷史草是根據永福的口述而作成的，所以是具有權威性的史料。

永福作了上述的部署後，即由清政府派輪運台，時已八月了。永福在到台灣後，即上書奏明其事，所具日期為十三日，由此可知永福入台是

八月上旬。其奏報來台經過的電文如下：

「……遵即招募粵勇兩營，於七月初一日成軍，帶至廣東潮州之汕頭地方，候輪東渡，七月初七日又奉電旨，准台灣撫臣邵友濂轉奉電旨，……八月初三日又奉電旨：劉永福着赴台南……當由飭派威靖駕時兩輪，駛赴汕頭……於八月五日行抵台南，謹刊木質關防，文曰：幫辦台灣防務閩粵南澳總兵關防。……查台灣勢處孤懸，四面受敵，必南北聯成一氣，臨時堵禦，呼應方靈。永福惟有殫竭血誠，一切籌防事宜，幫同邵友濂悉心辦理，冀酬高厚鴻慈於萬一……」（歷史草九劉永福之渡海援台）

從上面這一則電文看，清政府對永福增援台灣一事，無論中央或地方，都是一再電令，非常重視。永福來台以後，即以「南北聯成一氣」為布敵防務的原則，可謂得其要領了。在越南，永福以偏師屢挫法軍，陣斬法國大將安鄴、呂威利等，其知兵善戰之威名，早已斐聲於國際。日本方面知道了永福將渡台增援，必成為日軍進取台灣之勁敵，故密遣使者，設法勸永福勿來，永福峻拒之。

我們從文件中看，永福來台，促成之者實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台灣巡撫邵友濂。友濂文人，不知兵，這也許事實，但卒以此而為唐景崧勸罷。唐景崧也是一個文人，不過他向來歡喜談兵事，故都中士大夫咸以知名視之。其時唐任台灣道藩司，他看到邵友濂的措置，認為不妥當，故上書言其事，清政府乃撤邵友濂職，而以唐景崧

代之。實際上邵友濂對於台灣巡撫之職，也不滿意，樂得乘此時機，脫離危地。此舉對劉永福來說，却又在和唐景崧狹路相逢了。讀者諸君，試一讀本文關於唐在越南以三策說永福之事，可以看到唐劉二人內心不和諧的情形，這真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了。可是永福胸懷坦蕩，彼此都是替國家辦事，過去的恩怨，一概置諸度外，依舊是推心置腹的與唐景崧論防務，毫無個人的成見，這真是值得我們異常的佩服。

### 劉永福慨然釋嫌怨

如上所述，永福來台後，即以「南北聯成一氣」為台灣籌防的原則，故即來台與唐景崧商討防務部署事宜。唐景崧奉到的上諭，是「兼督軍務事宜」，故永福之來台北，是他「幫辦軍務」所應有的禮貌。永福既至台北，即偕景崧看北部的布置和營盤的人馬，他看到唐景崧所作處置，認為諸多不當。及回撫署，乃向景崧提出建議，他說：

「中丞這個駐所，建築不妥；且人馬多有懦弱；何不我亦過來，與中丞同住，更改營盤，裁去老弱，添補精壯，且得近與商量辦理，豈不兩有裨益耶！」

劉永福把過去的嫌怨一筆勾消，切切實實的要求與景崧合作，大家齊心合力，替國家辦事。他是身經百戰的軍人，於治兵，於實戰，都有豐富的經驗，能够得到他的合作，是最好不過的事。如果唐景崧毫無私心的話，對於永福此項建議，應該是歡迎之不暇的。可是權力觀念非常濃

厚的唐景崧，對永福建議，竟不贊成。他說：

「老兄在台灣，獨當一面，節制南方各統領，任便行事，已成專閥；弟雖督辦之名，亦不為遙制；且鞭長莫及。台南地方，實為扼要，非有威望大員，不足以資鎮撫，毋庸再多一樣思想。」

唐景崧對國家如此大事，竟是充滿了權力觀念，而且也把權力慾來說動永福，他似乎很害怕像永福這樣的知兵名將，同他共守北部，使他感到軍務督辦的職權之不完整，其拒永福的合作，實在出於個人的私慾。可是直心腸的永福，還是不以為然，他還一步的向唐景崧解釋道。

「中丞辦理民政，日不暇給，其軍政事宜，千頭萬緒，如絲之亂，鄙意過來相幫忙，尤為妥善，不知公意以為然否？」

唐景崧對永福之推誠相與，似乎誤會更深，故永福要求「相幫」愈切，唐則拒之更堅。他說：

「老兄顧台南，弟顧台北，南北兩處，皆有備敵之對付，聲勢大壯。諺云：先聲奪人，日本豈無聞風而生畏乎！弟意已決，兄勿多疑為是！」

於是，永福慨然而返台南。事關於台籍進士丘逢甲，逢甲以為景崧雖號知兵，但防敵禦寇，遠不及永福；全台形勢，盡集於台北，台南非其所；台北失，足以牽動台南，台南失，未足以牽動台北。景崧一人守台北，無永福以佐之，恐守之非易，台北一破，台南將孤守，無能為矣。乃謀撤合二人，使相互合作。江山淵的逢甲傳，有

下列一段頗堪參考的話：

「台灣者，逢甲父母之鄉也。休戚與共，較他人為尤甚。……方事之（甲午之戰）起也，逢甲已戚戚憂之。……及景崧與永福交惡，分兵而守，逢甲引以為憂。景崧者，古所謂處事虛聲者也。初為吏都主事，喜談兵，有知兵之名。……景崧與永福共事於越南，意見不同，怨仇日深。改為台撫，遂自守台北，移永福於台南，逢甲以景崧雖號知兵，而防敵禦寇，遠不逮永福。……乃急詣二人，許為之調停其意見，思所以阻永福之軍，使勿行。焦唇敝舌，繼之以泣，景崧終堅持不為動，二軍遂分。」（小說月報六卷三號）

江山淵的說法，有其舛誤處，是即永福原奉命防台南，其至台北，是為要把台灣防務辦好，所以到台北來向景崧作建議。所謂「思所以阻永福之軍，使勿南」，一若永福軍已移台北者，非史實也。但是丘逢甲曾經拜過唐景崧為老師，交誼甚深，而逢甲以景崧獨守台北為非計，應以永福為佐，足證其對景崧了解之深。泣阻放永福至台南，而景崧竟不允，足證景崧對永福成見之深。景崧是一個胸襟狹窄的腐儒，以之當此大任，益以見清政府用人之不當。

不僅如此，景崧之使永福回台南，實有意置之閑散地的步驟之一。他在永福回台南後的不久，令其往恆春縣駐防。恆春為台灣南部的極端，由台南至恆春，路程需要八日。當時的恆春，是一個不毛之地，而且一點也沒有軍事上的防備之

必要。軍人以服從為天職，永福奉令，即移住恆春，他查看了一個星期，知道沒有設防的意義，乃返回阿公店，途中忽接唐景崧電報，謂：「已與日本在三雕嶺開戰，我軍大獲全勝，請速回」。這個假傳捷報的電報，所謂大捷，完全相反，其居心在逞能，在捉弄永福，足見其居心叵測。永福接電，即趕回恆春，未久又接唐電：「台南鎮總兵萬國本辭職照准，其台南鎮篆符，着劉永福兼署」。劉覆電：只能權理數日，萬難兼顧，希即委員接篆，唐對此電，置之不覆。但據連橫的台灣通史，則有下列的一段：

「二十一年春正月，景崧奏曰：……台南海口，霜降以後，波平浪靜，澎湖亦形勢俱重。……幫辦台灣防務南澳鎮總兵劉永



調派重兵駐守基隆的唐景崧。

福與台灣鎮總兵萬國本俱駐台南府城，遙制恆春，誠恐鞭長莫及。故以萬國本專備安平旗後（高雄）一帶海岸，劉永福專備鳳山東港以至恆春，兩鎮相距百餘里，事機仍可互商」云云，由此可知唐景崧重用萬國本，把劉永福擠到恆春，其有置永福於閑散之地，是有計劃的行動。所謂萬國本的辭職，當在二十一年正月以後，當是北洋海陸軍均敗，萬國本知難而退，故以鎮守台南之職交永福耳。唐景崧之私心用事，於此更足以證之。小人哉，景崧也！

### 唐景崧重兵守基隆

景崧所籌之台灣防務，其實力據連橫台灣通史獨立紀所載，也還不弱，其兵力如下：

1. 楊岐珍十營 楊為福建水師提督，甲午戰時調來。
  2. 劉永福二營 此據獨立紀原文，實際上劉氏帶來的只是六營。
  3. 張兆連十三營 張為提督，不知是何省提督。
  4. 李本清七營 李為提督。
  5. 周鎮邦八營 周為總兵。
  6. 朱上泮四營 朱為候補知府。
  7. 其他
- 以上共計四十四營，如劉永

福部為六營，則有四十八營。每營以五百人計，總共兵數為二萬四千人。再加然連氏的總數稱為「土客新舊為三百數十營，每營三百六十人」，如以此計之，則在十萬以上了。獨立紀又云：「別設團練籌防兩局，以紳士理之。……於是花翎侍典許肇清起於鹿港，附生吳湯興與起於苗栗，徐驥姜紹祖起於新竹，簡清華起於雲林，所部或千人，或數百人，皆鄉里子弟，不畏死者；而粵人吳國華、龐大彬各致其黨，分乘小艇入援。」由此，可知中部地區自鹿港以迄新竹，義軍風起，這些義軍都由地方知識分子統率。這些知識分子都是丘逢甲的學生，逢甲就是當時的民軍總司令。連氏把民軍的部隊，分載於三百數十營之後，則民軍不在土客各部之內甚明。按土着部隊，當時似乎只有林朝棟部，不在上開兵數之內，恐怕大約也不過數營，則三百數十營之說，似乎是一個籠統的數字，未必與實際相合。

1. 基隆 由張兆連所部駐防。
2. 獅球嶺 以道員林朝棟部駐防，後移台中，以吳國華部駐防。
3. 淡水 當時有扈尾之稱，由李本清駐防。
4. 澎湖 由周鎮邦與朱上泮兩部駐防。
5. 台南及南部 由萬國本劉永福駐防，萬國本所部兵力不詳。
6. 台中 唐景崧稱為南北之樞紐，由楊汝翼部四營駐防，此部不在上開兵數之內。由此，可知當時台灣的正式軍隊，當在六十營上下。我們從景崧分配部隊的駐防區域來看，他是

着重在基隆，這是不錯的，基隆的左翼淡水，有李本清駐防，後路的獅球嶺有林朝棟駐防，這也是不錯的。但對基隆的右翼則未有布置，以後的問題，就是出在右翼。又景崧既以台北為總指揮部，但把所有兵力，都分配於其他各地，總指揮部沒有預備隊作為各方的支援。在前後兩表中加以比較，楊岐珍未有任務，也許這個十三營是景崧的預備，亦未可知，但楊岐珍部係新招未訓之兵，其作戰力不強，更不知其士氣如何？故唐景崧此項布置，實有未妥之處。何況割台議成，楊部返國，景崧手裏已經沒有預備隊了。又澎湖雖甚重要，素有台灣門戶之稱；但這是帆船時代對台灣與大陸對立對說的；若對日軍攻台來說，當時制海權已屬日方，澎湖頓成絕地，守之不足，制日本海陸軍之攻台；唐置十二營的兵力，使遭各國擊破之命運，削弱對台灣本島的防務，此舉亦為失策。如果這十二營兵力，作為總指揮部的預備隊，視正面即基隆的軍事發展而予以適當之增援，則日軍攻台之後，當另有一番激戰，景崧不此之圖，此為劉永福視為不妥的基本因素了。

不僅如北，剛愎自用的唐景崧，既置驍勇善戰的黑旗軍及其智計百出的統帥劉永福於極南部，已犯重大約錯誤；但是他的錯誤，還不止此。景崧迷信粵勇與淮勇，對台勇則不加重視。實際上在北路的部隊，粵勇為新來的吳國華部，為數甚少，淮勇則未必可恃；他把台勇林朝棟部初置於獅球嶺是對的，因為林朝棟部有善戰之名。可是景崧在初步布置以後，忽把林朝棟部調到台中，那裏雖然重要，但日軍自海上來，台中則處內

陸，那這一能戰部隊，又置於閑散之地了。假使林部尚在獅球嶺，則基隆吃緊時，尚可作為支持的得力部隊；朝棟部移防的結果，獅球嶺與基隆各自為戰；而八堵兼顧基隆與右翼的重要地區，竟無得力部隊駐防，這又是大錯誤。他誤信淮勇之作戰能力，但後來在台北索餉滋事終於鬧成兵變的，便是淮勇。由是，可知景崧是紙上談兵的書生，既無知人之明，胸襟又極狹小，姦功忌能，台事又安得而不敗！回顧中法之後，劉銘傳守台，基隆雖一度被法軍佔領，但銘軍警守基隆附近的陣地，卒能視機反攻，驅法軍而復基隆，其相去何可以道理計哉！

馬關條約既訂，割台之議遂決，台灣遂成爲民主國，而景崧則夤緣時會，且受台灣民主國大總統的印綬，即以其原來的部署抵抗日軍之進攻。首先遭受攻擊的，便是澎湖，十二營駐澎湖部隊在彈盡援絕下消滅，白白送了這一個能戰的部隊，真是可惜之至。這還是割台未換約時事。時日軍之南下者，以聯合艦隊爲主力，計兵艦七艘，運輸船五艘，佐以陸軍三千。既換約，以樺山資紀爲總督，以東鄉平八郎爲海軍司令，以近衛師團爲陸軍主力，向台灣用兵力來實行接收。日軍之進攻，以基隆爲第一目標，張兆連奮戰而敗；別部由第一旅團長瀨由鼎底澳登陸，曾喜照不戰而退，遂佔三貂嶺，三貂嶺是北宜線上的重鎮，竟無一兵駐守，而唐景崧致電劉永福及稱三貂嶺大捷，真是大怪事。作者曾在民國五十二年經此，曾有三貂嶺不懷古云：「輕軍暫駐三貂嶺，不見當年舊戰痕；辜負嚴關終古恨，灌陽何以對台民」一蓋

即指此，三貂嶺失，而八堵受威脅，日軍且襲基隆的後路而危及台北了。故台人環請景崧移駐八堵以禦敵，淮軍即在此譁變，景崧乃倉惶遁淡水，登德輪而逃走了。時丘逢甲正在桃園一帶部署民軍北援，聞台北有變，急北上而景崧已逃，乃在台北迤南作抗敵的準備，民軍也就做了台南的前哨。

### 東洋兵登陸三貂嶺

方台北之議獨立，唐景崧對總統一職，躍躍欲試；但對名高望重而官階不高的劉永福，頗不放心，乃徵詢其意見，永福答之曰：「與台存亡」！由此可見劉永福胸懷寬大，以國家及地方的存亡爲重，決不顧到個人之間過去的恩怨。「與台存亡」四個字的回答，使景崧服下定心丸，他這個短命總統便抱笏登場。按近時的短命總統，莫過於越南共和國的楊文明，他把陳文香總統迫倒，自己登上了總統寶座。陳文香的總統職位，不過十來天，而楊文明只有兩天。楊文明只下了一道命令，那就是把越南共和國向越共無條件投降，這是一幕滑稽劇，較諸唐景崧又滑稽得多了。假使唐景崧還有一點責任觀念，還有一點骨氣，那他應該南走新竹或台南，繼續抗拒日軍。走新竹，則可與丘逢甲的民兵合而爲一；走台南，則可與劉永福軍合而爲一。雖然這樣的行動，未必可以挽救台灣民主國覆亡的命運，但他對於台灣愛國軍民，還可以有個交待。但是唐某不此之圖，一聞基隆淪陷，獅球嶺告急，心胆俱裂，率先遁走，紙上談兵的書生之誤國，一至於此，可勝嘆哉！

先是，景崧既爲大總統，一面派人送大將軍

印子永福，告之曰：「崧萬民付託，迫得權理。現送大將軍印與公，希收啓用，公即爲台灣民國大將軍，總轄水陸諸軍務。至大總統一職，崧暫時權理，事不當讓公。」這是以利誘劉永福。一面派賓州人黃義德爲特派督會官，掌大旗督戰。這個黃某爲了迎合唐景崧的心意，捏造了許多捷報，唐大喜。黃回，唐特設晚宴以饗之。席間，唐問勝利情形，黃曰：「前各報勝仗者，皆僞言耳，其實敗也。」唐大慚恚，退而定「三十六年計走爲上着」之謀，假扮商民以遁，唐之無聊若此。

又羅香林丘逢甲先生傳，有下列一段，對唐某的措施，有若干描述，殊堪注意。丘傳云：

「景崧文吏，雖負虛名，實不能軍。官佐多外省人，時懷異志，台存亡，置勿顧，惟以嬉遊爲事。先是什長李文魁，殺副將方某於總統府，景崧不能制，反令充營官安之。軍士欺景崧無能，驕不可抑。逢甲憂之，時進策景崧，請嚴飭軍紀，景崧不能從。日艦已雲集，先發兵攻基隆，景崧命吳國華守三雕嶺，復命包幹臣助之；逢甲謂幹臣畏敵喜功，力阻，不納。……景崧命黃義德屯八堵，義德性怯多詐，逢甲爭不可用，景崧不省。義德至八堵，見日軍勢盛，詭言獅球嶺已失，八堵逼近敵人，不能守；日人懸六十六萬金購總統首，故急歸防亂。實則獅球嶺固未失也。」（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月刊二卷五期）

由此，益可知景崧之無知與無能。按羅氏所

說吳國華守三雕嶺事，與連橫通史獨立紀不同。獨立紀云：「初六日，（日軍）攻金包里，以綴台軍，而第一旅團長川村景明潛由鼎底澳上陸，總兵曾喜照成此，未戰而潰。初七日，越三貂嶺，景崧聞警，命吳國華率粵勇七百赴援。初八日亭午，過瑞芳，接戰小勝。」則三貂嶺固無守軍，吳國華赴援時，日軍已超三貂嶺了。連氏所記，日期具在，當較可信。

台北既陷，丘逢甲率義軍邀擊日軍，不利南退。台胞雖遭此嚴重打擊，但抗敵之志，屹立不搖。劉永福在南部，雖聞台北敗耗，其守土之志益堅。台胞乃以台灣民主國大總統尊永福，永福不受，但請其移駐府城，則慨允之。於是中部義軍與南部正規軍合而爲一了，永福既入駐台南府城，對軍民兩政，作了一番部署。民政方面，設議院於府學，以舉人許獻琛爲議長，廩生謝鵬翀等爲議員；以郎中陳鳴鏘爲籌防局長。軍事方面，時南部駐軍，尚有區聲所部五營駐恆春，劉成良二營楊德興一營駐旂後，葉某一營駐鳳山，吳光宗三營駐東港，張占魁五營駐白沙墩，某部三營及李常義三營駐布袋嘴，又官隆圩四草湖各五營及民軍二十餘營，分駐各要塞。諸軍見日艦大至，多繳還印信，返回大陸。永福整理留台部隊及民團，分別賦予任務，聽候調度。總計南部歸永福節制之師尚有百數十營。當時最急的問題是餉項，永福先以庫存二十萬餘銀毫，發交諸軍爲伙食費，分電兩江及兩廣求助，時清政府已下諭令，要「在全台大小文武各官內渡」，但兩江總督張之洞密函永福，囑相機扼守，餉款必予

接濟，兩廣總督譚鍾麟也有同樣的表示，永福守土衛民之志乃益堅定。乃下令曰：「凡斬老番首級一領，賞銀二百兩，在蘇粵協款未到前，暫發三十兩。士氣爲之大振。」

永福的軍事部署是這樣的：知州劉成良統福軍駐旂後砲台，提督陳維統翔安軍駐四草湖，中軍遊擊李英統鎮海軍駐白沙墩，周明德、張占魁兩營駐喜樹莊，都司柯壬癸率吉林砲隊與鄭超英等部防守安平，以周海上防禦。其陸上防禦則以副將袁錫中率鎮海後軍駐卑南，參將吳世添率練軍駐台南。其台南以北的部隊，則有勇營譚少宗總兵之福字前軍，總兵李惟義之新楚軍，副將楊泗洪之鎮海中軍，副將吳光忠之忠字防軍，都司蕭三發之福軍前軍，都司邱啓標之台南防軍，守備王德標之七星旗隊，知縣忠滿之忠清營，知縣劉光明之左右軍，並有義民許南英之台灣團練與吳湯興之新竹義軍，林得謙之十八堡義軍等，那是邀擊南下日軍的布置了。

### 義師之敗餉械兩缺

永福不肯接受台灣民主國大總統之稱號，在永福是敝屣尊榮，表示不落虛名，但事保土衛民的實際工作，這是他一貫的作風。但是卸任基隆前敵營務處候選同知高爾伊則不以爲然。他上書永福作如下的建議：

「軍門爲國家鎮巨，尙稱拒敵，是爲逆命，名不正，則事不成，宜稱民舉總統，敗則無累於朝廷，勝則爲國家藩服。……唐撫軍任總統時，遍告各國，求爲外援，五月十



四日俄廷賀電已至，各國亦將致賀，聞總統出奔，乃止。……功敗垂成，曷勝垂嘆。軍門宜於滬上聘習洋文之員，電致各國，告以前總統出奔，後總統猶任，請一律保護，以商務礦產酬其勞，各國久仰盛名，賀電必至，則外援固矣。台灣僅三府耳，倭據有台北。……軍門守台南片隅，烏能久拒？宜及今恢復台北，使未至根深蒂固，鋤而去之。台灣軍火，萃於台北，而台南所存無幾，今內無製造，外無接濟，軍火有時而盡，為之奈何，宜力請南洋，設法接濟。……」（于湖題拾集）

這位高爾伊先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熱愛台灣的內地人。他本在基隆督戰，敗後逃至宜蘭，轉輾至泉州，迅即趕往南京，求見兩江總督張之洞，要求協助永福抗日。他更計劃赴南洋各地，籲請僑社援助永福。在他這些事情辦完以後，他就渡海來台，與永福共禦強敵，他對永福的建議，可以說是見地的，他的目的要永福在名正言順的情況下，儘量把戰事拉長，以待各國之承認，迫日本言和，可是永福之意不然，台南有多少力量？可以對抗日軍的攻擊能够延長至多少時間？這些情形，永福比高爾伊了解得更清楚，他是抱定竭其所能，在台一日，作他應該做的事情，決不計較名位。所以在六月間台南各界大會擁護永福為總統，他還是不肯受。

那一次的台南各界公民大會，到會者達數千人，一致決議推永福為總統，立刻鑄一「台灣民國總統之印」的銀質印章，上之永福，由三千多

人前往環請。永福答之曰：「爾等衆百姓公舉我為總統，送印而來，可以不必多此一舉；此印不能打得的，無論如何，均要打贏，方可保全領土。今日之事，軍事也；土地之存亡，人民之關繫，千鈞一髮，甚宜注意。其實事在將兵得力，咸皆用命，或則易亡而存，轉危為安，從此上國衣冠，不論於夷狄耳。區區此印，何能為力。……諸君以為然否？」

由此，可知永福旨在打仗勝敵，銀印打不得仗，總統之名嚇不倒敵，所以決不接受。但是台灣民衆，總覺得不給永福一個崇高的名義，對這位誓死為台灣民主國打仗的黑旗將軍，十分過意不去。因此，隔了二日，又由紳耆代表與各界代表向永福呈印，永福又說出一番大道理來。他說：

「前次送來，吾已不受，今又何勞諸君耶！夫勢處如斯，情同騎虎，朝廷忍舍錦繡山河，又不願置數百萬生民於不理。今諸君送此印來，無非欲保身家，固土地，不甘為蠻夷牛馬而已。誠宜決意抵敵，務須互相協力，籌軍餉為第一緊要之事。軍餉足用，士飽馬騰，日本雖然利害，吾豈懼哉！吾在越國時，三次與法逆交兵，一戰而法騎馬安郡授首，再戰而呂成利分屍，三戰而法全軍覆滅，共計法兵死者不下萬人，……彼時並無總統印綬，不過奉命討逆，將士用命而已，印何為幾！諸軍如能移送印踴躍之心而籌餉，則自有所措置矣；否則，雖千百千萬之印綬，又何用耶？印吾不受，諸君實回為是。」

由此，可知永福所憂者是餉精，是將士合作用命，決不在乎個人的名位。越三日，台南民衆又送印去，永福更為誠懇對他們說：

「你送印交我，更不能做事矣！爾們回去，有銀幫銀，有錢幫錢，無錢幫米，無論多少均善。至無米無錢之人，則為幫力，我須用人出力，則相幫之。至籌餉一事，我設局收之，爾各給軍糧可也。」

於是大家回去，盡力捐糧，有捐十餘斤者，有捐二、三十斤者。由此可知台南民衆，意欲以印鼓勵永福作戰，真正談到捐糧捐餉，大家便裹足不前了。永福見錢之數，無濟於事，乃令各海關抽收厘金雜捐，得銀五萬兩，僅是維持部隊火食六月底，六月以後便無法可想了。因此，日望兩江兩廣之濟助餉銀，但言信杳然，不勝焦急。旋知張之洞曾有餉銀百萬兩劃滬，但為李鴻章所阻，不能匯台。時南部富豪，多遷廈門，留居台民，多心餘力絀之輩，助餉一事，遂成空談。時已七月，庫藏將絕，永福乃印銀票求現，言明事平之後，一元還五元，但售出僅千數百元，仍屬杯水車薪；乃將銀票搭發軍餉，七月初尚能搭發四成現銀，旬後只能搭發二成現銀，又旬後只能搭發一成現銀，及八月則全數都是銀票。九月初，台南城鄉，銀票尚可通用；至九月中則銀票已成廢紙，無人再肯收受了。軍隊無餉，尚能作戰者，古今中外，未之前聞。然永福治軍有方，與士卒同甘共苦，故尚可對日作戰。但是這種情形，又豈能維持長久！故永福在南部抗敵之難於濟事，餉械兩缺，實為最大的因素。